

查辅成·著

才女曹诚英

CAINVCAOCHENG YING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查辅成·著

才女曹诚英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才女曹诚英/查辅成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3

ISBN 978 - 7 - 5650 - 1766 - 7

I. ①才… II. ①查… III. ①曹诚英(1902—1973)—传记 IV. ①K826.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877 号

才女曹诚英

查辅成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 - 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 - 62903198	印 张	14.5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字 数	216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 com	印 刷	安徽江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1766 - 7

定价: 32.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

走近才女曹诚英

一
方
静

在我写《魅力绩溪》时，我的历史老师汪光泽先生曾特意嘱咐我，要关注岭北旺川的曹诚英女士，并希望我将他为纪念曹诚英逝世30周年而写的一副挽联录在书中：“学贯中西，词追两宋，有幸青山埋女杰；名驰南北，泽被三江，多情夜月伴孤魂。”那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老师的用意，更没有意识到曹诚英的“历史分量”。但从此，我记住了曹诚英这个名字，记住了旺川村头路边的那座矮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旺川曹健先生家里看到了查辅成先生撰写的《才女曹诚英》。书中充满激情的文字，主人公曲折多难的人生、温文尔雅的女性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迅速感染了我，让我油然而生敬重和崇拜之情。这本方格纸写就的书稿，让我与查先生成了朋友，成了曹诚英研究的知音。由于查先生不懂电脑，我欣然接受了《才女曹诚英》书稿的润色和后期整理工作。通过曹诚英这个媒介，我又认识了曹诚英的学生——农业部刘艳副司长、沈阳农业大学王琦教授、寓住海外的陈其本教授及一大批关注曹诚英的人，后来便有了与刘艳、王琦合编《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一书，查先生书稿精华部分也被收进该书。由于绩溪硕彦曹健等人在史料挖掘上的不懈努力，在绩溪县胡适研究会的建议下，旺川人开始整修“曹诚英故居”，提出了在曹墓后山建立开放式

纪念性公园“梅园”和曹诚英资料陈列馆的大胆设想，并于2012年12月成功举办了“纪念曹诚英诞辰110周年活动”。

曹诚英1973年逝世于上海，迄今已40多年。但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看，曹诚英离我们都“很近”。我每次去旺川，都会在昆溪水里闻到她的气息，都会在中渡桥边找到她儿时和年少时的文化记忆痕迹，从街巷老人嘴中听到有关“娟姑的故事”。与曹诚英经常通信的侄孙曹定国以及帮助曹诚英回乡后安顿生活的热心后人曹福墉都还健在。与曹诚英生前多有联系，每每提及感喟不已。现任旺川村总支书记曹根生，还记得曾给住在县城西门川（中正坊）边的曹诚英送过豆腐乳。

除了旺川，不远的宅坦村也是曹诚英生活过的地方。虽出生在一个殷实的徽商之家，曹诚英出生三天后就被抱给宅坦胡杏奎夫妻抚养。胡蜜蜜老人在她的《风雨人生路》一书中回忆，曹诚英是宅坦胡品教的奶奶养大的。她的整个童年也是在那里度过的。7岁正式回旺川读书，然命运作祟，16岁由母亲做主嫁给了宅坦的富家子弟胡冠英，曹再次回到了宅坦，过起了为人妻的柴米油盐生活。因为渴求知识，在哥哥曹诚克的帮助下，倔强的曹诚英最终冲出封建枷锁到杭州读书，从此走上了自立更生的自由之路。

从绩溪大会山中走出去的曹诚英，一个纤弱女子，本来只想做个小学老师，后来却改学农科，正如她所说，“仰面求人，不如低头拜土”，并为之坚持一生，这在当时来讲确是奇迹。1937年7月，获康奈尔大学遗传育种硕士学位。回国后，她在安徽大学第一次有了教授的头衔，成为我国最早的农作物遗传育种女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她本可以留在上海，却怀抱报效国家的愿望随复旦师生一道北上沈阳。从1952年至1968年，曹诚英在沈阳农学院工作了17年，这也正是她施展才智的17年。在教学同时，她仍在困境中坚持不懈地开展马铃薯品种改良研究。1954年，曹诚英主持了当时农学系的十项科研项目之一——“马铃薯正方丛播”试验研究取得了成功。“400平方公尺产量达到2596市斤”，而当时马铃薯平均亩产仅为605公斤。《沈阳农学院1956年科学计划》中，还有编号为“农20：马铃薯品种观察”和“农21：马铃薯种薯不同收获期的产量比较试验”两个项目，主持人均为农学系教授曹诚英。在遗传学李森科—米丘林学派和孟德尔—摩尔根学派思想交锋的紧要关头，曹诚英总会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坚持科学真理。后来

的事实表明，这位旺川才女，不愧是一位敬业、爱国、爱家乡的教授。

曹诚英是一个一生都在与自己的情感和疾病作抗争的女人。她生活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却又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内心各种思想纵横交错，注定了一生情感丰富又命运艰难。曹诚英又生活在动荡和多事之秋，“穷和病像两只豺狼一样，向我张开贪婪的血口”。她把一生献给了中国农业遗传事业。她多侧面、多角度、多色彩的传奇人生，活出了“自我”和“自在”，堪称“平凡而伟大的才女”！她对事业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对亲情的依恋，对友情的珍惜，给同事、老师、朋友、乡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可否认，胡适在她的一生中影响最大，而曹敢爱敢恨，并向自己的封建婚姻挑战，以无畏、坚贞与痴情，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同情，也让她度过了孤凄的一生。她纯朴、善良、柔情、美丽，在绩溪的土地上发酵燃烧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得到许多乡邻敬重和思念，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前不久，沈阳农大的王琦教授告诉我，她刚刚收到了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找到的“曹诚英先生登记表”。这是一个迟来 70 年的重要发现。而绩溪人也陆续发现了曹诚英生前的一些遗物，包括皮箱、信件、衣服和书籍等。2013 年清明节前，曹的学生、81 岁的陈其本老人，不远万里从加拿大辗转来到绩溪，为的正是那份经久不灭的师生情。她扑在坟头呜咽，用纸巾轻轻擦去墓碑照片上的灰尘，嘴中喃喃地说着“我来迟了”。她告诉我，是曹诚英教会了她做“徽州饼”，在美国、加拿大的日子，每当思念曹老师时，她们全家就会做这种“徽州饼”，如今她的整个家族都会做这种饼，并称之为“曹诚英饼”。举一反三，这些真实质朴的故事，诉说着的正是曹诚英人格的伟大魅力。

2013 年 5 月于绩溪县城

（方静，男，安徽绩溪人，法学学士，安徽省徽学会理事，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兼职教授，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绩溪县胡适研究会会长。近年业余从事徽学研究，主编《绩溪徽学通讯》《绩溪胡适研究》内部刊物。有《魅力绩溪》《徽州民谣》《解读徽州》《发现绩溪》《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与人合编）等专著出版。）

目 录

序 走近才女曹诚英	方 静	(001)
第一章 山野里的蜡梅		(001)
第二章 少年心事已言愁		(019)
第三章 汉口前后		(033)
第四章 杭州烟霞洞		(049)
第五章 “莫误君年少”		(071)
第六章 问世间，情为何物		(087)
第七章 赴美深造		(103)
第八章 杏坛执教		(121)
第九章 梅开二度喜迎春		(139)
第十章 晚年遭遇“文革”		(155)
第十一章 “两情若是久长时”		(169)
第十二章 魂归故里叶归根		(183)
尾 声 曲终人未散		(199)
附录一 曹诚英年表		(205)
后 记		(221)

第一章

山野里的蜡梅

踏莎行 / 曹诚英

绮色佳的秋色

飒飒西风，吹将秋老。溪清瀑浅溅声小。绿荫渐解瘦枝头，屏林换上银红袄。
一抹斜阳临湖照，远山近涧都含笑。争前问我比西湖，是谁输却三分俏？

——1935 年

1902年3月5日，时值新春。

按农历推算，这一天是正月二十六日。乡间年节未完，喜气未消，村民们仍沉浸在春节的欢乐气氛之中。经商的，务农的，只要是有可能的人家就聚在一起热闹开心一回，一年忙到头，欢乐和喜庆多在正月。“正月正，闹新春，抬台阁，玩龙灯”，这句童叟皆知的当地民谚，准确描述了徽州人的民俗特色。这一年的这一日，位于皖南山区的徽州府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七都首村旺川，欢乐的锣鼓敲过，热闹的灯会迎过；喜上加喜的是，村中徽商富贾曹耆瑞家又添新口。到底是积德行善人家，七年前六十三岁高龄的曹耆瑞喜得贵子，今日又添千金，一时间嘉宾贺客盈门，络绎不绝。这对小儿女均为曹耆瑞四川籍年轻妻子谭莲子所生。新出生的女儿，便是日后遭际坎坷、患难中成才的曹诚英女士。

曹诚英（1902—1973），字珮声，一字佩声，乳名丽娟，单名娟，诚英是她的学名。她有三位姐姐两位兄长，大哥是过继给曹耆瑞为子的房下侄儿曹继发，二哥系一娘所生的曹继高（诚克），三位姐姐同父异母。曹诚英出身徽商世家，父亲曹耆瑞口碑甚佳。和徽商致富人家经历几乎雷同，曹诚英父辈及先人亦商亦儒，贾而好儒，走的是儒商传统发家致富之路。曹耆瑞家祠堂堂号为曹氏支祠“成教堂”。按照徽州习俗，祠堂历来分宗祠、支祠、家祠三支。曹耆瑞又是曹氏家族名人曹衍乐的曾孙。曹衍乐乐善好施，惠及乡里，昔时旺川村里中渡桥畔曹衍乐支厅“种义堂”大门前建有木牌坊，即为朝廷恩准彰其功德，显赫故里。曾任内阁

中书、户部广东主事的邑人胡培翬也题词赞曰“毕世矜怜”、“同宗沾溉”。可见曹耆瑞家庭一支声名不菲。再往上溯，曹诚英先人、“成教堂”始祖永祚公的父亲，即饮誉皖南的徽商名流曹显应。史载明代歙县所建的万年、太平、紫阳三座古桥，其中万年桥便以曹显应当年在歙县城北开设的“万年米行”命名，这与他经营诚实守信，为人豁达大度、慷慨解囊捐建该桥是分不开的。据说，该桥初立时曾立碑刻字：“左歙县绩北曹万年兴建。”清康熙《徽州府志》亦载：“府城北万年桥”，曹显应“独资九石墩，巩固后，再待众认捐完成桥面”。“修路架桥，胜过七级浮屠”，此举可证曹显应热心公益，情系桑梓，善行懿德传扬乡里。为旌表曹家累世功德，清顺治九年（1653年），绩溪郭知县亲至曹家“显承堂”封曹显应后人、曹诚英先辈曹毓柏为约正，总揽旺川村务。旺川“显承堂”出名还在于，民国初年胡适博士曾应曹诚英胞哥曹诚克之邀，为《曹氏显承堂族谱》作序。在昔时徽州，乡党意识浓厚，宗族关系密切，延请名人为族谱作序，旨在光耀门庭，勉励族众。胡适博士于“序”中坦言：“厅（祠堂）里有许多人是我的亲戚朋友”，同时又对来信人曹诚克的情况表示关切：“得曹庸斋伯之子曹继高一书，此人现在究竟如何，甚愿闻之。想叔嫂必能告诉我。”胡适于此不经意间挑明了曹胡两家世代亲戚关系。远的不说，叔嫂曹细娟即胡适三嫂，是曹诚英同父异母的姐姐。如许裙带联系，关系盘根错节，相互接触、了解机会自然多多，曹诚英、胡适日后热恋并不意外。

话说曹诚英，不能不说说她父母。其父曹耆瑞（1834—1904），行名中立，号庸斋，曹衍乐曾孙，曹功元第四子。旺川曹氏据最新资料揭示皆曹操后裔，曹家传至曹耆瑞一代，由于太平军起义，兵荒马乱，时局不靖，因此家道中落、艰难谋生。徽人历来有外出经商传统，所谓“屡败屡战，愈战愈勇”，又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做得成生意，儿啊，娘的心头肉；做不成生意，在外成鬼也孤幽”的民谚古训。曹耆瑞早年以“游商”身份经商，稍有积蓄后成为“坐商”，坐地于武汉经营。他为人聪慧机敏，串村走户熟谙商情，加之童叟无欺，经商大获成功。原配夫人冯中淑，本县冯村人，早逝，无儿女；继娶休宁人汪耆

淑，生育三女，然曹耆瑞花甲之年仍膝下无子。他作为武昌“师竹友梅馆”经营装裱业务的创始人，随着生意红火、年事渐高，遂与族人协商并征得族中兄弟曹积健同意，将其第五子曹继发（1879—？字云卿）出继为子，延续香火，并带至武昌经商共创家业。顺便一提，过继入嗣乃徽州旧习耳。曹继发颇有商业才干，经营有方，迅速拓展了曹耆瑞的产业，可以说曹家中兴发达，曹继发功不可没。事业鼎盛时期，师竹友梅馆不仅成为经商发祥地，还扩大经营开设了瑞馨泰茶叶总店，下设若干分店号。如在武昌长街设立谦顺和茶叶店，汉口后花楼开设瑞馨泰老号，汉口前花楼龙家巷口设立瑞馨泰西号，汉口胜利街设立瑞馨泰北号等，店铺遍布武汉三镇。曹耆瑞父子还在家乡广置田产，富甲一方。尤其是曹继发年富力强，且深得儒商精义，生意越做越大，事业如日中天，终成武汉工商界巨擘，后来被众商推举担任汉口徽州会馆董事和绩溪同乡会会长。曹继发娶妻胡惠娇，扬州人，贤淑聪慧。胡惠娇母亲曾与胡天注家（胡开文墨店）小姐杨眉义结金兰，且与著名诗人汪静之母亲胡月桂结拜姐妹。正是这些牵扯不断的世事情份，曹继发夫妻的女儿秋艳，由双方长辈包办与汪静之指腹为婚，两家相互走动，惜乎13岁时不幸夭折。故而，在曹诚英的情感世界里，她和汪静之在家乡读书时便成为少年伙伴、同窗好友，但当情窦初开的汪静之向曹诚英展示“爱情诗”求爱时，则被曹诚英婉言拒绝，概因基于“名分姑侄”，容后细述。

曹耆瑞、曹继发父子事业有成，特别是曹耆瑞筚路蓝缕创立家业，尚得益于曹耆瑞“游商”期间结识并迎娶的四川天水籍人谭莲子。谭莲子是谭于型长女、曹诚英生母，生于同治十年（1872），卒年虽无考，活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单从年龄来看，显然比曹耆瑞年轻许多，俩人属于老夫少妻型，这在昔日徽商家庭并不鲜见。谭氏生育曹诚英时只有30来岁。尚有一说，谭氏在生曹诚英之前除生育诚克外还生有一子诚恭，早夭，族谱有载。据闻曹耆瑞以“游商”身份在巴蜀大地销售徽墨、湖笔等文房四宝，邂逅川妹子谭氏。尽管曹耆瑞当年独身身背信马袋、夹着油布伞，孑然一身，许是他身上散发着“徽骆驼”任劳任怨的气质，许是他强健的体魄和伶俐的口齿招人喜欢，千里姻缘一线牵，居然俘获

了谭莲子的芳心，心甘情愿跟着他走南闯北，又一道返回武昌杂院坡开起“夫妻店”。由此可知谭莲子并非等闲女子，能吃苦能耐劳。夫妻协力同心，黄土变成黄金，掘得经商“第一桶金”后，家道逐渐由衰落转为盛兴。后来在曹继发的“加盟”下，事业滚雪球一般发展。谭氏精明过人、办事干练，很有个性，但也有明显缺陷，性格上争强好胜，喜欢逞能，平时爱使小心眼。据传曹诚英从小被人抱养，便与谭氏患得患失、精于个人盘算不无关系。曹耆瑞纳娶了年轻俏丽的持家有方谭氏，美中不足的是，婚后数年未曾生育，为此夫妻俩未免怏怏不乐，谭氏心事尤重。就在曹耆瑞 63 岁那年，送子观音见怜这对老夫少妻，谭氏吉星高照，身怀六甲，生下男孩曹继高（诚克）。曹耆瑞大喜过望，为儿子讨彩头取名“吉高”，小名“七九”，隐喻 63 岁时老来得子。曹继高（1896—1963），字胜之，学名诚克。他不曾“子承父业”经商，日后走的是读书留学、学业有成的新路子，思想上比较开放，性格上不乏主见，对曹诚英影响极深。他始终关注着与他感情深厚、相依为命的胞妹曹诚英一生的生活和学习，始终鼓励她读书上进，甚至不同意妹妹过早嫁给富室子弟胡冠英为妻，沦为家庭主妇。在他看来，围着锅台旋转埋没胞妹才华，自毁前程。故而曹诚英求学、留洋，曹诚克均尽其所能从道义上、物质上多方予以襄赞，手足情深血浓于水。

曹诚克早先读书于湖北文华书院，肄业后就读于上海路矿学堂，1918 年赴美深造。在美期间，曾获威斯康星大学理科学士，又获该校矿冶金属科硕士，并任爱堆河采矿科工程师。他在美生活 7 年，1924 年回国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采矿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他一度在重庆担任资源委员会矿务局长，并相继担任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和武汉大学工学院院长，系科技界、教育界精英人物。他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和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他毕生怀着实业救国、科技报国的人生理想，为开发湘赣两省有色金属矿产作出重大贡献。上世纪 60 年代，曹诚克在江西山区探矿时突发中风，此后行动不便，1963 年不幸于武汉去世。曹诚克早年在家乡曾有婚史，但与发妻缺少感情，后又娶妻杨绛英，又名芙蓉，湖北宜昌人，

原为官宦人家丫鬟，心地淳厚善良，夫妻感情笃善。杨氏多年于武汉师竹友梅馆协助曹家打理产业，也一直呵护命运多舛的小姑曹诚英，姑嫂感情融洽。

从现有资料以及曹诚英家乡旺川有关当事人的陈述获知：小诚英出生三天即被人抱养，这是不争且无情的事实，也是世人议论纷纭的一件曹氏家事。使人费解的是，曹诚英出身徽商世家，家庭富有，不愁吃穿，曹家为何偏偏将她抱养给他人呢？这一悬念，恐怕还得从曹诚英生母谭氏的“私心杂念”说开。据村中知情者和老辈人言，谭氏重男轻女，封建传宗接代思想浓厚，她跳不出她所处时代的思想束缚和思维意识。在她内心世界，刻意追求母以子为贵，多子多福，生女则被视为累赘和包袱。她在生下小诚英后，陋习使然徒添心病，忧心忡忡。她深知曹耆瑞年事已高，再得贵子的愿望十分迫切，进而想到由“后母”到“母后”的地位需要进一步巩固加强，身边仅有一子显然不够。换言之，谭氏所需要的是“双保险”，总想着万一独子有个闪失咋办？只盼生男不生女，这已成为她心头之患。谭氏的私心杂念虽说开不了口，却很不情愿女儿小诚英的出生。最现实的处理方式，打定主意将小诚英“送人”，这一“方案”，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妨补叙一笔，比如说她按旧时风俗由武汉回到旺川婆家待产时，曾不止一次同途中陪侍她回家的曹家忠仆施敦厚谈起，她这次怀孕的感受如同当初生育曹诚克一般，竟然一厢情愿地推断怀胎必为男孩。由于谭氏和施敦厚主仆关系，旧时等级森严，施敦厚何敢露出半点微词？何况他是跟随曹家多年的老仆，十分熟悉女主人的脾气和秉性，风风火火，独断自专，一切只能小心翼翼承诺，从不多事。然他心知肚明，如果谭氏真的生下女娃，按照女主人的性情，这个小生命恐难逃脱厄运。他有这个预感，却不敢深想下去，想也无益。

曹诚英出生那年，施敦厚已是40余岁的中年汉子，身为仆人，受雇曹家已经十几年。平时老实本分、谨言慎行，和曹家上上下下十分热络。他人缘极好，小心办事，谨慎做人，甚得曹家主子的欢心。作为旺川本地人，施敦厚祖父辈皆佃农，租种曹继发家田地。在曹继发过继给曹耆瑞后，施敦厚因其手脚勤快、脑筋活络被曹继发看中，带至武汉学习经商，

亦仆亦商，日后既是曹家好帮手，又是曹耆瑞夫妇和曹继发的心腹之人。昔时徽地交通闭塞，跋山涉水，往来武汉至绩溪行走，水路旱路兼程少说也要十天半月；当年谭氏第一次回乡生育曹诚克时，曹家选择随行人员男仆便首选施敦厚，路上有个强壮男丁护卫，旅途比较安全。由于施敦厚沿途细心照料，谭氏“母子”平安归里，此事颇获谭氏好感，常在曹耆瑞父子面前美言，因而曹家对他更加刮目相看。在平时，他帮助曹家打理生意，诸如春季收购大宗茶叶，很少出差错，并能时时处处替主人着想。他有这些优点和长处，陪同谭氏归里待产的重任，自然落在他的身上，谭氏大事小事也总愿找他商量，因为他顺从、听话。

谭氏回到旺川，不久便生下曹诚英。合该有事，小诚英呱呱落地，一连三日哭闹不休，啼声洪亮，搅得谭氏心烦意乱。谭氏本来就心绪不宁，小诚英的哭闹使她肝火更旺。为发泄心头始料不及的失落和苦恼，她迁怒于小诚英，任她哭得唇焦舌干，不理不睬。小诚英哭闹三天，谭氏紧锁蚕眉于室内苦思冥想三天，终于想出托人抱养“净身出户”的馊主意。谭氏执意认定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寻个借口可以不显山不露水，做得天衣无缝。不过实施这个馊主意，她需要有人帮忙，找人配合，谭氏想到了施敦厚，唯有他“不辱使命”。

“洗三”那天，谭氏使唤佣人将小诚英沐浴干净，粉嘟嘟的身子裹上一床柔软的棉被。是时候了，她找来施敦厚，竹筒倒豆子一般说出了自己的决断：“敦厚叔，看您不是外人，我们曹家从来就没有把你当外人，今天有件事要托付您办。多年来，曹家积德行善，所以生意越做越大，家业越来越旺；我也跟随老爷多年，很快还要回到老爷身边帮他料理家业。而眼下呢，偏偏生下的娃儿缺少奶水，但这毕竟是条生命呀！咱干脆把话挑明了，先给她在家乡找位奶娘寄养。否则孩子小命不保，大人小孩都难平安。敦厚叔，你说呢？”

施敦厚听罢，心口“咯噔”一沉，吃惊不小，意料中事果然发生了。由于女主人巧舌如簧，说得头头是道，他只能缄口不语。稳住情绪后，缓过了神他，心里清楚：泼辣固执的女主人既然做出如许安排，事态不可逆转。施敦厚着实服女主人的聪明绝顶，竟能挖空心思想出缺少奶水的由

头，“滴水不漏”，并让上上下下“封口”，将其内心深处重男轻女思想遮掩得严严实实。施敦厚到底是聪明人，当即一如既往地应声喏喏：“一切听太太吩咐，由太太安排。”

“敦厚叔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个狠心的主意，少不了有人嚼舌根！孩子恐怕要怨恨我，在别人眼里我这是绝情寡义。可是你想想，我哪能丢下曹家偌大家业不管，我这是苦无分身之术啊！小孩平安，大人才能平安，老爷也才能够宽心！这件事我会同老爷当面说个清楚明白，不会为难你。只是，你要给孩子找个知根知底的人家，最好就在附近，奶娘奶水要足，知冷知热知道心疼孩子，这样我就好向老爷交代了，我的心思就算没白费。你是知道的，我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只为曹家好。日后再给孩子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这桩心事就算了结。女人福浅命薄，女大当嫁，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命！我奶水不足，所以替她找个奶娘，这是孩子命苦，都是命上招的。”

谭氏说得煞有其事，敦厚听得一愣一愣，但他知道谭氏需要的就是这个自圆其说。果不其然，谭氏又是一番叮咛：“你还要同奶娘家说清楚，曹家是行善厚道人家，孩子只是因为缺少奶水才找奶娘的，不能让旁人拆烂污，坏了曹家和老爷的名声！这件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决不能让曹家背上弃婴的恶名。以后有了机会，孩子终归还是要接回家的。眼下你必须保密，不可透露丝毫风声，以免节外生枝……”谭氏确实了得，工于心计。一如做生意精明，“小九九”烂熟于胸。然而，谭氏还是没有料及：小诚英毕竟出生三天便被人抱养，她那幼小的心灵从此蒙上阴影；加之母女间多年缺少感情交流，日久生疏，播下不和和谐的种子。特别是曹诚英少年时由母亲之命嫁给宅坦大户人家之子胡冠英（昭万），酿成一桩不幸婚姻，使得一对少男少女陷入本不该发生的痛苦和折磨之中。后来曹诚英与胡冠英包办婚姻解体，又和胡适产生惊世骇俗的恋情，进而走上反封建、反礼教的勇敢抗争之路，至此当年谭氏处心积虑为曹诚英所设计的“相夫教子”之路便彻底破灭。抗战爆发后，曹诚英母女关系才得以明显改善。斯时曹诚英学成归国，任教于四川大学，她将母亲接到身边；民族危亡国难当头，家庭矛盾退居次位。斯时

谭氏渐入老境，曹诚英人到中年，双方得以心平气和，更何况劫后重逢，世事沧桑，百感交集。谭氏终于有了悔意，曹诚英谅解了母亲，家庭关系遂逐日趋和谐。

公允持论，施敦厚乃曹诚英送人抱养、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是在当时他力所能及下的一种关爱善举，与此相关的还有他的贤良妻子。旺川村穿村而过的昆溪河将村中道路分为河南河北，施敦厚家住河南，其妻曹氏亦村中河南人。当年的河南为民居稠密之所，生于斯长于斯的施敦厚妻子接受丈夫托付，帮助打听曹诚英奶娘的合适人选。说来也巧，毗邻河南宅坦村有户贫苦的年轻夫妻，丈夫姓名胡杏奎，忠厚老实，住着两间简陋瓦屋，种庄稼是把好手；妻子汪氏，同里同村，精打细算过日子，外号“蚕豆嫂”。这一外号说来寒酸：每逢春荒粮食接济不上，这对年轻夫妇便多长个心眼，于秋收时节在田垄地埂空闲地方广种豆类，多以蚕豆、豌豆为主，“落地三分收”，来年开春四五月间就有收成，以此充饥度荒。穷苦人家粗茶淡饭，豆类佐餐一食数日，汪氏也因此得名“蚕豆嫂”！

正当小诚英急于吃奶寻找奶娘之际，汪氏头胎刚刚生育，所产男婴意外夭折，汪氏自然是奶娘的理想人选。施敦厚夫妇十分属意这户人家，相中的是这对年轻夫妇勤俭持家、本分老实。施敦厚本人还有一个秘不宣人的想法，那就是出于对小诚英的同情和疼爱，为遭受遗弃的小诚英抱不平，设身处地替小诚英着想。他觉得唯有这种心地善良人家，才会真心实意照顾好小诚英、关爱着小诚英，才能使襁褓之中的小诚英不受委屈、不遭虐待。

艰苦环境的磨砺，胡杏奎夫妇的精心哺育，不仅培养出小诚英坚强刚毅品格，而且使她同劳动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她和奶娘全家的情谊真挚而隽永，以至和奶娘祖孙三代亲善友好相处和睦。被人抱养的特殊经历，人生之旅的风雨洗礼，让曹诚英像一棵生长于山野里的蜡梅，顶风傲雪，含苞待放，梅花香自苦寒来！

小诚英的到来，胡家渐渐有了生气，胡杏奎夫妇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简陋的小屋里增添无穷乐趣，胡杏奎夫妇脸上常挂笑容，失子之痛已为小诚英的稚气可爱所取代。农家活计再辛苦再劳累，胡杏奎夫妇只要看

到小诚英逗人喜欢的俏脸，争相亲吻，倦意顿时化为乌有。尤其是奶娘汪氏，视小诚英如同己出，每每看着小诚英舔咂她那膨胀饱满的奶头，吸吮着琼浆般香甜的乳汁，陶醉得一脸潮红。怎么看怎么顺眼，怎么想怎么舒坦。更让这对年轻夫妇喜不自禁的是，小诚英断奶之后，只要是胡杏奎夫妇调制出的食物，哪怕蚕豆汤面、山芋糊糊，小诚英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乐，嘴咂有声，憨态可爱。那天然的笑靥，那不胜的娇柔，胡杏奎夫妇心花怒放。“缘分啦！”汪氏不止一次同丈夫唠叨：“富家的孩子穷人的命，这孩子就是同咱们有缘！杏奎，咱俩说好了，我们说啥都不能亏待孩子，无论现在和将来，哪怕我们有了亲生孩子。”“哪能呢，你我不是那样的人！”夫妇私语，倾诉衷肠；喜上眉梢，乐在心田。日后每每谈起曹诚英，“缘分”一词竟成了胡杏奎夫妇的口头禅。穷家有穷家的欢喜，穷人有穷人的乐子。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胡杏奎夫妇当年住处实在寒碜，如今仍能见到已作改动的部分地面建筑，即曹诚英幼年时栖身之所。尽管这座老宅已为胡杏奎夫妇的长子胡品教当年在两间瓦屋祖宅上重新翻建，但也只是一客厅两厢房的普通房屋，开间不大，楼下约莫四十余平方米。昔日徽州人家，建筑多为通转楼式，有钱人家建得高大气派，贫穷人家未免狭小逼仄，胡杏奎夫妇当年居所属于后者。不仅如此，由于财力匮乏等原因，胡家通转楼式房屋因陋就简，楼上既不环转，也未设置房间住人，仅仅堆放些粮食、杂物。房屋依坡而建，位于宅坦村中心地段，曲径通幽，穿巷而入。门前有块平地，平地上种植一棵蜡梅，每逢冬季，蜡梅绽放，香气袭人，给童年曹诚英带来莫大乐趣。曹诚英一生爱花喜草，酷爱梅花并以梅自喻，甚至在旺川家中置有竹梅亭，想必与她在奶娘家从小欣赏梅花、喜欢梅花不无关系。奶娘家的蜡梅，不仅见证着小诚英小时候的欢乐和愉快，而且见证着小诚英异乎寻常的顽强生命力。暗香浮动一剪梅，质本洁来还洁去！

曹诚英是不幸的，不幸在于幼年即被生母安排抱养，小小年纪过早承受着人生的苦难；小诚英又是幸运的，幸运在于施敦厚夫妇为她找了个好人家，胡杏奎夫妇始终对她疼爱有加，让小诚英享受着胡杏奎夫妇